

溪河朔源

吴以义科学史论集

吴以义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溪河朔源

吴以义科学史论集

吴以义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溪河溯源:吴以义科学史论集 / 吴以义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8.7

ISBN 978-7-80225-484-8

I.溪... II.吴... III.自然科学史—文集 IV.D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2490 号

溪河溯源:吴以义科学史论集

吴以义 / 著

责任编辑:许 彬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巍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512133

读者服务: 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 67 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960 × 1300 1/32

印 张: 10.37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一版 200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 001-4 000

书 号: ISBN 978-7-80225-484-8

定 价: 32.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编者前言

本书汇编吴以义先生的十八篇科学史论文，因作者远在美国，编辑方面的一些事务由我代劳，所以我想从编者兼读者的角度，作一些说明，谈一些感受。

我与以义兄是读硕士研究生时的同学，毕业后不久，他即赴普林斯顿大学，师从科学史巨子 C. Gillispie 读博士。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也就在美国定居下来。在那样高端的学术环境里，以义兄除与本师日夕过从外，还经常得与 N. Sivin、T. Kuhn、余英时等名宿相游乐。以他善学的本事，以义兄当然会从大师们那里吸纳精髓；而他的足以骄人的学术造诣，也果然得到了老师巨子们由衷的肯认和赞赏。Gillispie 八秩高龄荣休时，将自己藏书中的八百种珍本一举赠予其爱徒，仅此一事，已足令人羡慕。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云：“在思想和学术的‘市场’上，同行的称赞才是真正的‘货币’。”准此以谈，则以义兄是拥有大堆金币的富翁了。而如今娱乐市场、媒体平台上无知群众对学术明星的发烧追捧，最多也只能算无量数的劣币；劣币驱逐良币固然是大势所趋，但若哪位明星自以为劣币足多，即可兑换金币，例如有妙人，假孔子自重，声称孔子生当今日，也会像他一样上电视台演说，这就未免太厚诬古人，又太不自量力了。孔子固然是“圣之时者”，但此“时”决不是现今所谓“趋时”的“时”，而是说言行与时势相当，言行根据时势来决定：“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孔子生当今日，只可能“卷而怀之”，不可能与明星同乐。

本文集题名《溪河溯源》，原是集中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但我以为，用这四个字来表征以义兄整个学问的风格，来揭示集中几乎每一篇论文的性质，竟是出奇地恰当。所以不禁为想出这个书名而自鸣得意。

所谓“溪河溯源”，“河”即刘完素，以其籍隶河间；“溪”即朱震亨，以其居近丹溪。以河间、丹溪为代表的金元医学，是中国医学史上一段辉煌时期。以义兄这篇大作，将这派医学中的重要人员分为四组，穷原竟委地考释清楚医学知识在其中传递的各种不同方式。这是一篇高难度的作品，难在与所论问题相关的材料极其分散。我是说材料与“问题”相关，而不是说材料间彼此相关。材料间彼此相关，一条材料中有着另一条材料的线索，只要足够勤快，按图索骥，则罗致不难。或者不同的材料有相同的“关键词”，更可请电脑帮忙，“股沟”代替腹笥，是现代学者的一大方便。但以义兄所论的问题，材料分散在史传、笔记、地志、医籍等大量的文献中，集中起来数量可观，原始的散在则极其稀疏，彼此间的“形式相关度”极低，全要靠高度的敏锐、颖悟、博闻、强记才能将它们一一钩稽出来。成文不过两万字，然而真正是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读时我常惊叹：“这材料怎么就到了他的手中呢？莫非是地毯式地搜查过？”“地毯式”是笨功夫，也做不到大面积；而以义兄钩稽材料、解决问题的“溯源”功夫，透出的则是学力。

以义兄治科学史，中西兼擅。二者的题材内容相去甚远，但他研究的精神与方法一以贯之。本集中关于西方科学史的，都是些大题目，论哥白尼，论牛顿，论普朗克，论德布罗意，论量子力学的诠释，论玻尔与爱因斯坦的争论，这些题目上已经做过的文章可以说很多，以义兄与众不同并且高出于众的地方，就在于——“溪河溯源”。

现代人在学校的体制里学习科学，是把科学知识当作现成的真理来接受的。即使有些概念、命题以其创始人的名字命名，那命名也成了抽象符号；即使课程中或会提到知识进展的先行阶段，那也只是账簿式的记录。思想、知识，当其创始之初的状态，当其发生、发展时的具体情况，

是完全不知的,也无要去知的意识。以这样方式习得科学知识,如果缺乏反省,事后又来谈历史,往往是乱谈;现成的“知识”会对探究这些知识的真实历史,反而起一种障碍的作用,佛家所谓“所知障”,正此之谓也。国内的科学史,无论人员遴选、课程设置、机构归属,都偏重在“科学”,而不在“历史”,或许正是这种“障”的表现。

当然,论精神实质,问题并不在于偏重“科学”、还是偏重“历史”。科学史是“史”,是要去知科学知识在历史上的形态,去知科学知识发生、发展中的种种因缘。例如,“力”的概念既是牛顿所创发,那么牛顿是受什么启发、怎么想到“力”的?“力”在牛顿那里究竟有些什么意思?牛顿是怎么论述“力”的?这些问题,只有亲炙牛顿著述的原本、手稿、笔记、书信,种种原始的档案材料后,才可能作切实的回答。以义兄《牛顿传略》一文,就是对牛顿遗传的所有第一手史料,下了通读、慎思、精择的功夫,再参考一直以来公认的牛顿研究的权威著作,而写成的。他另有《牛顿》一书,作为傅伟勋/韦政通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种,2000年由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发行。我敢说,以义兄的研述是可传的,足可传诸久远,历久不磨。不管经过多少年,你要知牛顿,你就去读吴以义的这一书与一文;比起读百数十篇人云亦云、剿袭雷同,或以意为之、“想当然耳”的“成果”来,肯定强得多,时间成本可以少花,认识上则会有实实在在的收获。读它们,你能颇富历史感地、准确地、又不失完整性地接触到牛顿其人、其思,及其科学创造;所以读它们,等于一定意义上你自己在读牛顿。如果你有兴趣,发大愿,非自己读牛顿不可,吴以义的书与文正可作你摸索前行的向导,里面有足够丰富的信息和线索。我以为,以义兄在科学史其他题材上的研述,也都可以作如是观。

以义兄的著作,另有《库恩》一书,也属于《世界哲学家丛书》,1996年在台湾出版。2002年则有《海客述奇——中国人眼中的维多利亚科学》一书,在台湾三民书局出版;此书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4年出了新版。上述《牛顿》和《库恩》二书,我很盼望在大陆也能再出新版,以便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读到。目前情况下,只能用变通替代的办法:本集中《传

略》一文不妨当作《牛顿》一书的简写，而《论哥白尼革命及库恩对哥白尼的研究》则取自《库恩》，为该书的第三章，惟题目是我另取，读之，或可尝一脔肉而知全饕。本集中《十八世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技术》一文，原文系英文，为便于中国读者，由袁媛小姐译为中文，我做了校订。建议能读英文的读者，还是尽力读原文为好；译文中不免有错误，自当由我负责，与作者无关。已在刊物上发表过的文章，在文末说明原载刊物的名称和时间。行文中若干处，后来情况已发生变化，如《牛顿传略》文末谓郑太朴译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为“唯一”中译本，现在已又有王克迪的译本，但凡此均仍旧，不作改变，读者自可察知这是写作时间的关系。

陈克艰

2008年4月

1	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
31	18 世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技术
53	附(英文原文)Chinese Techn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n Eyes
77	天象异常诠释异同 ——科学史比较研究一例并议
96	北宋真、仁时期学者对天象异常的反应
107	论哥白尼革命及库恩对哥白尼的研究
139	王韬研究所提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复杂性 ——评忻平《王韬评传》和柯文《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
156	评曾永玲著《郭嵩焘大传》
163	牛顿传略
211	经典物理学的经典 ——纪念牛顿的《原理》发表三百周年
226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
231	法拉第的《电学的实验研究》
235	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
239	普朗克的内插方法和能量量子化
250	德布罗意波动概念的提出 ——纪念德布罗意的《波和量子》发表六十周年
262	玻尔原子模型的建立
274	对应原理的形成以及玻尔对它的几种互异的表述
285	为寻求真理所付的代价 ——玻尔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
300	计入观察者影响的认识方法

溪河溯源：医学知识在刘完素、 朱震亨门人间的传递

一、引言

本文意在讨论医学知识在一特定学派中的流传情形。

钩稽此种故事，并不仅为追寻若干医学概念或理论的发展，而实在是普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近百年来，科技昌明，引人注目。寻本索源，遂有科学技术史。而后治史者更注意到人类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征服，即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常为描述和解释人类历史进程上不可或缺的一环，科学技术史也就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常规领域和组成部分了。

把这种观念移植到中国史研究领域，天文、算学、农学和医学首先受到重视，以其资料较为易得，脉络较为分明也。本文所拟研究的正是医学知识在一派医人中发生和流传的情形。

《四库》说医之有派起于金元^①，大抵为现代研究者所接受。这也是本文拟取此一时代为医学流派起始的一个主要考虑。但具体地划定一派的范围，或判定某人系某派，在技术上却殊非易易。一位医生在医论宗旨上可以近于一派，而在临床辨证上又可以近于另一派；至于遣药处

① 《四库全书总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医部·医家类》，103卷，85页。

方,则情形更为复杂:如攻和补,或以为断然不能相容,以为学派划分的标准,当可使两军壁垒分明,其实不然。试诸河间易水,已见未妥,至于两派传人,则更觉牵强。细究以往医史分派原则,往往是约定俗成。如果说一定有原则的话,则是以师承线索为主,间以自身著作中的声明或同时代人的归判为辅佐参证,大略勾画范围的。本文亦拟采用此一方式。

中国传统史料于医学尚称丰富。医人以其仁心仁术而见于史籍,又以其神效奇验而为笔记杂志所记录。所积既多,则有医人生平事迹的纂集。

李濂著《医史》,收明以前医人七十二,开汇纂先河^①。陈梦雷、蒋廷锡继之,以《医术名流列传》十四卷为《古今图书集成》,上下古今,得千一百余人^②。逮至近代,资讯手段益强,乃有鸿篇巨制。李经纬《中医人物辞典》收传记六千三百余篇^③;而陈道谨、薛谓涛作《江苏历代医人志》^④,仅江苏一省,得三千余人。所有这些资料的蒐集,为医学方面的人物研究,不啻准备了条件,直是提出了要求。

所谓“人物研究”,西洋史学称之为 Prosopographical Study^⑤,常指对“一类”人的研究。分析为数颇多,具有某些共同点的人物,求其关联,以增进对一时一地社会生活的了解,是晚近颇受重视的一种做法^⑥。同任何一种史学方法一样,“人物研究”自有其适用范围,而其优劣也赖于

① 李濂,《医史》,首刊于1515年,今见清·韩应陛注录本,“国立中央图书馆”缩微胶片,首页有韩手书云是书第四卷甄权传以上为锡山姚舜咨手抄,余为姚属人抄。濂字川义,1488—1566,河南祥符人,正德进士。

② 陈梦雷、蒋廷锡,《医部全书》。是书为《古今图书集成》一部,1726年成书,有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缩印本。今有1958年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印本,1959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印本。上引《医术名流列传》在524—537卷。

③ 李经纬主编,《中医人物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④ 陈道谨、薛谓涛,《江苏历代医人志》,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5。

⑤ 其实早在1743年,这一词已在现在意义上使用;唯作为一种历史学方法,尚未大行而已。案 prosopo 含“众人”、“人群”之意,而全字则为“人群史料”之类的意思。

⑥ Prosopographical Study 的史学价值,相关问题分析见 Lawrence Ston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Boston, London, and Henly, 1981, Part I, 2, pp. 45—73。

运用是否恰当得法。科学史家留意此道亦久矣^①。

所谓运用适当，盖指所选方法与所研究的问题，所占有的史料的性质相当耳。以“人物研究”方法言，一是问题的实质当是讨论一个容易界定又有诸多共性的“群体”，二是相关史料当丰富而又有可以相互参校的共同涵盖方面。细检手边关于医学知识在一些学者之间流传的材料，觉得与此要求颇合。因之剪裁编排，拾遗补正，成万余言，敬以待教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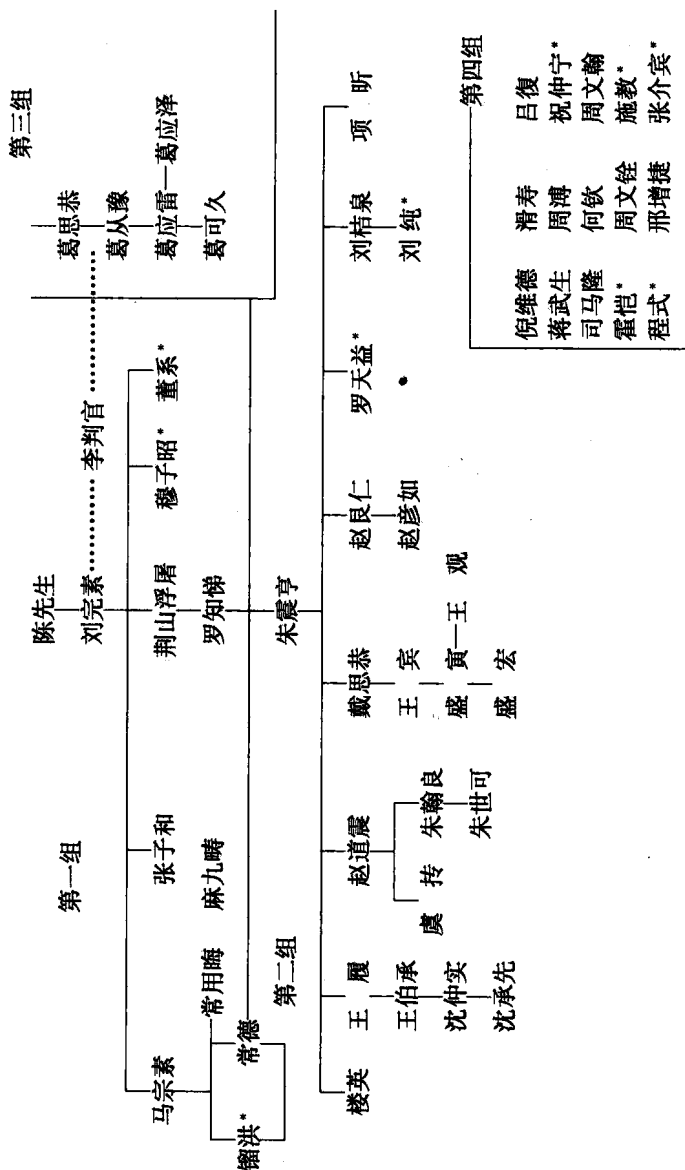
二、概述与写作计划

本文研究起点设在金人刘完素。完素创五运六气之说，运用苦寒药物，独张一帜，在医学理论上自无愧于一个起点。学者从而习之，有河间学派，以完素籍河间也。四传至朱震亨。震亨居近丹溪，稍改河间学说而益张大之。门人愈众，流传益广，蔚然一大家焉，而共祖完素。则追寻宗派流源，完素也称乎起点。因循授受传递线索检得关联密切者四十余人，其大略承继关系有如次页附表。

下文将致力于建立这一传授系统。以传授方式而言，下表所列医人大略可分为四组。第一组有刘完素和他的几位追随者。马、张、穆、董诸位均称得刘真传，而刘的学问则直接源于《内经》^②和一位神人。刘与他

① 例如 Arnold Thackray et al. *Gentlemen of Science. Early Years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Oxford and New York, Clarendon Press, 1981), 研究 19 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团体和科学进步，正是从与 BAAS 关系密切的 23 人，530 多封信件入手的。其中 294 封“最重要的”信件，后又汇编为一册资料行世：Gentlemen of Science. Early Correspondence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ed. by Jack Morrell and Arnold Thackray, (London, Office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1984.) 又如 Martin Rudwick,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研究了将近一百位重要的科学家以及他们围绕地质学上一次大论战 (Deronian Controversy) 的态度，构造了上世纪中英国地质学的发展图景。论者以为这些都是“近年来具水准的人物研究”(N. Sivin 1991 年 5 月 24 日给本文作者的信)，“应当引起重视”。

② 此处与下文中，常提及《内经》。案《内经》一书，医家奉为经典，言必称之。但以目录学观念考察情形则显得很复杂，绝非“一书”可言。要而言之，《内经》有两部分，曰《灵枢》，曰《素问》。这两部分或分或合，分则有不同的版本，合则有不同的注本。要一一考明各人所言的《内经》是什么具体的版本为何本，常为不可能。若非转引或涉及具体内容，下文提及时均不予细考，而仅将“内经”一词作为泛指这些书或这些书之中的一部来理解。



* 带有*者文中未作细致讨论,仅罗列备考,下面两表同此例。

的追随者之间知识的传递，颇像是一组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分享其中佼佼者的经验和知识，“传授”或“继承”之说间或有之，但总的说来，其具体方式常晦暗不明。至于朱震亨起，情形丕变。震亨儒学出于正传，挟儒入医，而医人师生之礼始如儒者师生之礼。儒家的一些想法侵入医学，或医家采用儒者的种种说法做法，当发生在本文所论的时代之前很久。^①但以震亨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师生授受的传播方式的影响，仍值得严重注意。与这种发展并行不悖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传递，是为第三组。长洲葛氏，称其理论与刘完素的理论“吻合”，传递可考，于史有徵者凡五代。当然父子甚至世代为医的，绝非仅见于此，亦非初起发轫于此，而五代相传，恪守一种医论百年以上，先前并不多见，故亦值得留意。最后讨论的，是一大组相互之间并无具体关系可考的医人。其共同点在于，所有这一组中的医人，均声称是刘完素及其学说的传人。而细考其知识来源及获得途径，不外乎书。此即第四组。案年岁日久，大师们逝去日远，亲炙门下自不可能，而阅读他们的书论，揣摩体会大师们的精神，亦自然成为学派理论、观念传播的主要途径。得大师的真传已不再是少数及门弟子所垄断的令人艳慕的美事，而成为任何人都可以尝试，都可能做到的事了。这种传播方式有赖于大师们的经典著作，医论医案的编排付梓。当书籍成为传播的主要手段时，传播也不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事，而主要是人与书之间的事；而一个学派如果要流传久远，最后必然要进入这种传播模式。

以下分节讨论这种传播的方式。

三、刘完素和他的朋友们

刘完素(1120?—1200)，字守真，河间人，《金史》有传。据他自己

^① 如隋许智藏之“孝子不可不知医”，见胡特，《真珠船》，三卷，《关中丛书》本，4页；真宗朝范仲淹尝言“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语在沈明远《寓简》，见刘祁，《归潜志》，十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标点本，154—155页，事见吴曾，《能改斋漫录》，十三卷，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年标点本，“文正愿为良医”条，332页；比及邵辅序从正书，复言“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见张从正《儒门事亲》，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1984年标点本，首2页。

说,他的学问源于《内经》:

余二十有五,志在《内经》,日夜不辍。殆至六旬,得遇天人,授
饮美酒,若椽斗许,面赤若醉。一醒之后,目至心灵,大有开悟。^①

这个故事由程道济作了更细致的报导:^②

(完素)披翫《素问》一经,朝勤夕思,手不释卷。三五年间,废寝
忘食,参详其理。至于意义深远,研精覃思,期于必通。一日于静室
中,澄神晏坐,沈然毕虑,探索难解之义。神思杳冥,似寤寐间。有
二道士者,自门而入,授先生美酒一小盏,若椽斗许,咽而复有,如此
二三十次,咽不能尽。二道者笑曰:如厌饮,反吐于盏中。复授道
者,倒于小葫中。道者出,恍然一醒,觉面亦酒香,杳无所据。急于
内外追之,不见。而后因至心灵,大有开悟。

马宗素《素问要旨》亦记有类似故事,^③惟“道人”作“天人”。据以上引,可

① 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叙一》,《刘河间伤寒三书》本,上海千顷堂书局刊,未署刊行日期。是序亦见于本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本,收于《百部丛书集成》。李时珍认为本书非完素作,见氏著《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年标点本,339页;其后四库诸书仍承其说,日人多纪元胤(中译本作丹波元胤,但英译作Taki)反复辩难,细加追究,仍以刘完素作,见氏著《医籍考》(中译书名作《中国医籍考》),五十卷,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年排印本,838页。近世作者常采多纪说,如北京中医学院编,《中医各家学说讲义》,香港,医药卫生出版社,1968年,77页;李聪甫等,《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年,2—3页。

② 刘完素,《素问玄机原病式》,程道济序。文见前引多纪书,五十卷,831—32页。本序不见于今版《原病式》,亦不见于比较通行的《医统正脉全书》各刊本,但见于明版《河间三书》本。程道济者,官爵次安国军节度使开国侯。记为大定二十二年,当1183年。自云与刘完素为“知交”,故得悉其中多种秘闻故事。以下引文用多纪元胤注录的明版《河间三书》本,见氏著《中国医籍考》五十卷,831—832页,并与冈西为人,《宋以前医籍考》,一,(二十三),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排印本,82—84页注录本对校过。

③ 马宗素《素问要旨序》,见于《丽宋楼藏书志》,四十七卷,台中,广文,1968,1页。《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之为“河间刘守真先生亲传的本”,见十四卷,28页。

见刘完素的医学知识大概起于自学。异人传以美酒，因而得以洞达医术之说，“几近诞妄”。但考以近世科学发现的心理学说，似亦未可骤拒之于千里之外。尤其是程道济的记录，颇与西洋科学史上诸多故事暗合，据以推想完素的钻研精神，当无不可。

完素之学之所以给人一种全新的印象，是因为他主张用寒凉药物的医理和临床实践与当时流行已久的局方所惯用的香燥之剂恰为反对，对医学经典如《内经》也从“惟火主义”的立场作了重新诠释。所有这些，当令时人一震，名之以一派，曰河间，以完素籍焉。^①

完素的学说影响了一大批人。马宗素推崇最力：^②

宗素自幼习医术，酷好《素问》、《内经》。玉册灵文，以事先生门下，相得其意趣。……太素视如深渊，如迎浮云，莫穷其涯际。玄通隐奥，不可测量。若非刘氏，孰可发明。

由此可知马尝“事先生门下”。他的医论《伤寒医鉴》也“载河间六书中，皆秉刘完素之说”^③。但他的生平《四库》和《续文献通考》都说“无考”^④，仅《医学流源》引《历代名医图》说“金有马宗素，……是书（案指《伤寒医鉴》）又载正治反治之法，曰闻诸守真之言。”并由此推测说，“则宗素亦金人，当得亲炙于守真之门”^⑤。

① 本文注意力常在学说之如何传播。至于学说本身，师承创新，和“传播”也有很大的关系，唯限于学识与论述方案，不及细考。李聪甫等《金元四大医家学术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从医学理论方面作了最细密的研究，本段陈述，约略从其说。

② 马宗素，《素问要旨序》。其中《素问》、《内经》并列，殊不可解，谨以常理顺其文，加书名引号而已。

③ 《四库全书总目》，一〇五卷，存目，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重印本，38页。谓：“宗素始未未详”。

④ 《续文献通考》，一百八十四卷，《经籍考》四十四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4266页；并见上条注释。

⑤ 参见多纪（丹波）元胤的考证，《中国医籍考》，前引版本，《伤寒医鉴》条下，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1222页。

张子和(1156?—1229),睢州考城人,“其法宗刘守真”。^①他对于河间的学问,以“汗、吐、下”三法发挥,“多用寒凉,然起疾救死多奇效,士大夫称焉”。^②这些记载见于刘祁的《归潜志》。案《归潜志》于金代掌故,常称信史,^③更兼祁于书中称子和与其先人善,^④当可不疑。子和复以精医术入太医院,旋告去隐,其原因甚晦,但多数研究者相信他的个性使他不能从容官场,也有说他“医杀二妇人”。^⑤“乃与麻知几辈日游隐水之上,讲明奥义,辨析原理,遂以平日闻见及尝试效者辑为一书,凡十四卷,名曰《儒门事亲》。”^⑥这本书使人“耳目一新”,被称为“医学中申韩”。^⑦书中提及刘完素,颇加称道。^⑧

与子和同游于隐水的麻知几,名九畴,莫州人。少慧,……

始以古学自力,博通五经,于《易》、《春秋》尤长。少时有恶疾,就道士学服气,数年疾遂平。又从宛丘张子和学医,子和以为能得其不传之妙^⑨。

他是极广博的人,“因经义学《易》,后喜邵尧夫《皇极书》,因学算数。又喜卜筮射覆之术,晚更喜医方,与名医张子和游,尽传其学,为文精密

① 《金史》,一三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2811页。

② 刘祁,《归潜志》,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崔文印点校本,65页,《知不足斋》本六卷,10页反面至11页正面同。

③ 《金史·完颜奴申传》,前引版本,2523页。

④ 《归潜志》,上引版本,65页:“(子和)久居陈,游余先子门,……后入太医院。”

⑤ 考证见陆文彬,《张戴人之若干医事考》,《中华医史杂志》,十一卷,1981,第四期,253页。

⑥ 《河南通志》,七十一卷,雍正十二年(1735)版,4页反面。前引《归潜志》略同,谓“旋告去,隐,然名重东州”。

⑦ 刘献廷,《广阳杂记》,一卷,功顺堂丛书本,25页。又有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

⑧ 张从正(子和),《儒门事亲》,张海堂、赵法新、胡永信、刘道清点校,郑州,河南科技出版社,1984,此点校本的底本是明嘉靖辛丑三月的木刻本,附有说明,较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58年排印本更善。论刘完素见于是本91页。

⑨ 元好问,《中州集》,卷己集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排印本,292页。

巧健，诗尤奇肖，妙处似唐人。”^①因此他一面从子和学医，一面也“为润色其所著书”，^②是所谓各得其所。

又有常用晦，(1178—1251)，亦同游于隐水。^③用晦字仲明，^④《伤寒心镜》熊氏种德堂本题作“门人镇阳常惠仲明编”，由是知仲明常自视为子和传人，此点不同于知几之为子和知己焉。考其生平，则知仲明小子和几恰一代。考《伤寒心镜》医论文字，多刘完素理论之阐发，作者当“深通河间之书者也”。^⑤常用晦因与麻九畴善，而九畴受子和请润色其书；用晦得与焉，且“颇能探微旨，亲识间有谒医者，助为发药，多所全济，病家赖焉。”^⑥

当张子和同麻、常之徒游于隐水之上时，另外一位得刘完素真传的人，荆山浮屠师，正往游江南。师平生不详，事迹仅见于其弟子的传记^⑦。他最重要的弟子是罗知悌。知悌字子敬^⑧，钱塘人，世称太无先生^⑨。知悌于宋宝祐年间，服侍黄门。精于医，“以医侍穆陵，甚见宠厚。”^⑩宋亡，

① 《归潜志》，二卷，上引版本，14页。

② 同前引《河南通志》。

③ 李谦，《医史·张子和传》，前引本：“张戴人兴定中召补太医。居无何，辞去，盖非其所好也。于是退而与麻知几、常仲明晔日游隐水之上。”

④ 案种德堂本《伤寒心镜别集》题作“常惠仲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五卷，37页谓“仲明字义与德字相符，常仲明者，其即德欤？若然……”，是揣测语。盖因《中州集》卷己集第六前引版293页记麻九畴卒，“平山常仲明之子德，葬之小商桥，傍近赵庄。”疑是仲明与德为父子焉。案元好问尝为常用晦作墓铭，铭有序，自述与常用晦及麻九畴的交往，甚密，文在《遗山先生文集》二十四卷，阳泉山庄本，1—2页，后收入吴重熹，《九金人集》，山东海丰吴氏石莲龕汇刻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影印，当不致于误记，故择焉。惟熊氏种德堂本何以作“常惠仲明”，不得其说焉。

⑤ 汪琬，《伤寒辨注》卷首列采辑书目，书目下有简要解题文字，此盖汪琬评语也。

⑥ 元好问，《真定府学教授常君墓铭》，《遗山先生文集》，上引版卷，2页。

⑦ 参见宋濂《格致余论题解》，收于《东垣十书》，明辽简王编，王肯堂订正，武村市兵卫新刊，万治一年(1658)印。按：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有此书微卷。

⑧ 史常永，《罗知悌传稿》，《上海中医药杂志》，1985年第六期，46—47页；同作者《罗知悌生平著作及“罗太无先生口授三法”考》，《中华医史杂志》，1980年，第一期，9页。但上两文注释乖舛多处，常令人困惑。

⑨ 孔行素，《静斋至正直记》，一卷，尊雅堂本，5—6页，但记事颇不合，志此备考。并见10页注④。

⑩ 陈善，《杭州府志》，九十二卷，明万历七年(1580)本，8页正面至反面。